



桑園會

京 劇

中国京剧院文学組整理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5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964号

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統一書号: 10070·364 字数11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5/8

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1,000册

定价(7) 0.08元

前記

春秋時，魯人秋胡在楚國居官二十余年，因懷念老母，辭官回家。行經故鄉桑園，見一婦人采桑，知是自己妻子羅敷，遂故意向前調戲，以試其心。羅敷堅拒并加以斥責，憤而歸去。及至秋胡到家，羅敷才知是自己丈夫；怪其輕薄，羞憤自殺。經秋胡母子急救之後，秋胡再三賠罪，夫妻始行和好。

這個傳統劇目，是根據一般舞台流行本，由中國京劇院文學組校訂的。

劇中人物

羅 敷(青衣) 秋 胡(老生) 秋 母(老旦)

第一場

〔羅敷上。〕

羅 敷 (念引)愁鎖眉梢，綉針繡，奉養高堂。(念詩)

兒夫一去不歸家，婆媳織紡度日華；

眼望楚國空流淚，斜倚門兒盼天涯。

奴家羅敷。配夫秋胡，去往楚國求官，一去二十余載，杳無音信歸來，是我每日織紡，侍奉婆婆度日。看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去往桑園采桑便了。待我稟告婆婆知道。——啊，婆婆。

秋 母 (內)作什麼？

羅 敷 媳婦去往桑園采桑，小心看守門戶。

秋 母 (內)你要早去早回。

羅 敷 知道了。——出得門來，好天氣也。(唱西皮慢板)

三月里天气正艳阳，

手提竹篮去采桑。

老婆婆两鬓如霜降，

每日纺织奉养高堂。

来此已是桑园，待我采桑便了。（接唱）

在腰间紧紧（转二六）系罗带，

移步向前手攀桑。

轻轻搭在桑枝上——（接唱拖板）

惊动了雀鸟乱飞扬。

秋 胡（内）马来！（上，唱西皮流水）

秋胡打马奔家乡，

行人路上马蹄忙。

坐在刁鞍用目望，

见一位大嫂手攀桑。

前影好象罗敷女，

后影好象我的妻房。

本当向前将妻认——

且慢！（接唱）

错认了民妻罪非常。

且住：看那旁好像我妻罗敷女模样，本当向前相认，倘若认差那还了得。我自的道理。——啊，大嫂请了。

罗 敷 呀！（唱流水）

耳旁听得人喧嚷，

举目抬头四下望。

桑园之内无人往，

見一客官在道旁。

秋 胡 大嫂請了。

罗 敷 还礼。請問客官敎是失迷路途？

秋 胡 并非失迷路途，我乃找名問姓的。

罗 敷 但不知問的是哪一家呢？

秋 胡 姓秋名胡字高强。大嫂可知么？

罗 敷 秋胡？

秋 胡 正是。

罗 敷 他就住在前面，客官問他作甚？

秋 胡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与秋胡兄有八拜之交，托我带来万金家書，故尔动問。

罗 敷 呀！（唱流水）

听他言来心欢暢，

口内不住謝上蒼。

二十年前分別往，

今日才有个信还乡。

啊客官，秋胡离我家住得不远，可将書信交付与我，与他带去就是。

秋 胡 慢来慢来，我那秋兄言道，書信要面交本人，

罗 敷 若不見本人呢？

秋 胡 只好是原書带回。

罗 敷 你方才言道，与那秋胡有八拜之交。你可知他

家有些甚麼人？說得一字不差，奴家放桑不采帶你前去。

秋 胡 如此，大嫂听了！（唱流水）

站立在桑田把話講，

尊一声大嫂听端詳，

家住魯国古田桑，

姓秋名胡字高強。

他父名叫秋祖望，

二十年前早已亡。

他母柯氏六旬上，

白髮孀居在高堂。

娶妻名叫罗敷女，

独自一人守空房。

这是那秋兄对我講，

并無有虛言哄娘行。

罗 敷 呀！（唱流水）

听他言來無虛謊，

果然是兒夫信還鄉。

客官休怪奴魯莽——

有書拿來看端詳。

秋 胡 大嫂，你与我要書信，但不知你是他家甚麼人？

罗 敷 客官哪！（唱流水）

客官不必問其詳，

秋胡是奴兒夫郎。

奴家本是罗敷女——

秋 胡 哦，原来是秋大嫂，失敬了。

罗 敷 （接唱）

只为家贫来采桑。

秋 胡 哦：（唱搖板）

看她生来容貌像，

果然我妻来采桑。

哎呀且住！果然是我妻罗敷女在此。想我秋胡离家二十余载，不知她的贞节如何！（想）有了，看这桑园之中，并无一人来往，我不免试探她一番，有何不可？我就是这个主意。

罗 敷 啊客官，有劳带信，本当寒舍奉茶，怎奈房屋窄小，难以款待，暂将书信留下，有日丈夫归来，自当登门叩谢。

秋 胡 哎呀呀，谢倒是一樁小事，卑人有话要对大嫂一讲。

罗 敷 有话请讲。

秋 胡 如此，大嫂听了！哈哈……

罗 敷 放老诚些。

秋 胡 （唱西皮小倒板）

那秋胡他把良心丧，

罗 敷 住了！他丧不丧良心，与你什么相干！

秋 胡 我替你耽憂哇！哈哈……（接唱原板）

他在那楚国配了鸞凰。

罗 敷 你就該劝他回家才是。

秋 胡 (接唱)

我劝他回家他不往。

罗 敷 他不回来就罢。

秋 胡 (接唱)

撇下了大嫂守空房。

罗 敷 休要胡言！

秋 胡 (接唱)

你好比皓月空明亮，(轉三人)

你好比明珠土內藏。

你好比鮮花无人賞，

卑人我好比采花郎。

桑园之內无人往，

学一个織女会牛郎。

罗 敷 客官哪！(接唱快板)

客官說話欠思量，

胡言乱語發癲狂。

自从我夫离家往，

謹守閨門我奉高堂。

秋 胡 (接唱)

大嫂把話錯来講，

卑人言来細听端詳，

男兒无妻家无主，

女子无夫房无探。

桑园之内无人往，
学一个巫山神女会襄王。

罗 敷 哇！（接唱）

狂徒把話錯來講，
調戏民妇罪难当。
既与我夫通来往，
你不該暗地起不良，
有書快把書信放，
无書快快离田桑。
再若胡言乱語講，
管教你披枷戴鎖无有下场。

秋 胡 哈哈……（唱搖板）

听她言來心欢暢，
果然为我守空房。
哎呀且住！調戏半日，毫不动心。哎呀！这……
（思索）有了，不免取出馬蹄金一錠，再來試她一試。
——啊大嫂，我这有馬蹄金一錠，就送与大嫂度日
吧。

罗 敷 哇！（唱快板）

任你装得君子样，
奴本是銅打鉄心腸。
低下头來心暗想——

秋 胡 大嫂快快拿去吧。

罗 敷 客官，桑园外边有人來了。

秋 胡 在哪里？

罗 敷 在那里。唛！（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土，向秋胡脸上扬去。）

秋 胡 喂哟！（揉眼。）

罗 敷 （接唱搖板）

将身跳出事非场。（下。）

秋 胡 哈哈……（唱搖板）

黄金不顧回家往，

果然贞节世无双。

拾起黄金把馬上——

回得家去奉高堂。（下。）

第 二 場

〔秋母上。〕

秋 母 啊？（唱西皮流水）

喜鵲不住叫喳喳，

叫得老身心內麻。

看看紅日墜落西山下，

不見我兒媳她轉回家。

罗 敷 （內）走哇！（上，唱搖板）

急急忙忙回家下，

見了婆婆說根芽。

哎呀，婆婆哇！（哭。）

秋 母 啊？媳妇为何这等模样？

罗 敷 婆婆啊！媳妇去往桑田采桑，遇一狂徒呵！

(唱搖板)

一馬來在桑田下，

胡言亂語把話答。

秋 母 他講些什么？

罗 敷 是他言道：与你孩兒有八拜之交，前來下書的。

秋 母 就該問他要書信才是呀。

罗 敷 媳妇也曾問他要書信，誰知那賊呵！（接唱）

三番兩次來戏耍——

秋 母 噯，你可曾依从于他？

罗 敷 哎呀，婆婆呀！媳妇若是从了他，也不回來見婆婆了哇……(哭。)

秋 母 好，有志气！

罗 敷 (接唱)

立志守节豈從他……

喂呀……(哭。)

秋 母 媳妇不必啼哭，去到后面与为婆收拾茶飯去吧。

罗 敷 遵命。——喂呀，好強盜哇……(哭，下。)

秋 母 狂徒啊！（唱流水）

听罢媳妇一席話，

气得老身手脚麻。

若有秋胡在家下，
定把狂徒送官衙。

秋 胡 (內)馬來！(上，唱流水)

秋胡打馬奔家下，
楊柳深处是我家。
去時楊柳无多大，
归来不覺俱發芽。

甩鎗离鞍下馬——

秋 母 狂徒啊！

秋 胡 哎呀！(接唱流水)

高堂上坐定老人家。(进入)
走上前忙跪下，
兒是秋胡轉回家。

秋 母 (接唱流水)

尊声客官請坐下，
休要認錯老人家。
我的兒本是書生样，
为什么鬚髮生滿頭？

秋 胡 (接唱流水)

打罢春來又交夏，
春秋四季日月华，
少年子弟江湖老，
老母青絲也轉白髮。(接“小拉子”)

秋 母 你是我兒秋胡回来了！

秋 胡 正是孩兒。

秋 母 快快起來。

秋 胡 多謝母親。

秋 母 哈哈……(唱流水)

怪不得昨晚燈花炸，

今日喜鵲叫喳喳。

正不知何事臨門下，

原來是我兒轉回家。

秋 胡 母親請上，孩兒大禮參拜。

秋 母 兒啊，一路勞乏，不必拜了。

秋 胡 哪有不拜之禮。孩兒久離膝下，少奉甘旨，恕孩兒不孝之罪。(跪。)

秋 母 起來，一旁坐下。

秋 胡 告坐。

秋 母 兒啊，你在楚國官居何職？

秋 胡 兒在楚國官居光祿寺大夫之職。

秋 母 啊，我兒做了光祿寺大夫，待為娘謝天謝地。

秋 胡 是啊，當謝天地。(四顧。)

秋 母 兒啊，你回得家來，看些什麼？

秋 胡 啊母親，孩兒回得家來，為何不見你那兒媳？她到哪里去了？

秋 母 哦，不是我兒提起，我倒忘怀了，她方從桑園回來，到廚下收拾茶飯。待我喚她前來。

秋 胡 母親不要喚她。

秋 母 喚她前來。

秋 胡 母親不要喚她，不要喚她。

秋 母 媳婦快來。

秋 胡 哎呀，糟了！

羅 敷 (內)來了！(上，唱散板)

謹守閨門無虛假，

樹正哪怕日影斜。

秋 母 媳婦，你丈夫作官回來了。

羅 敷 哦，官人回來了。——官人在哪里？官人
在……

秋 胡 (用椅墊擋住臉，近前突然露出) 鬥兒！

羅 敷 哇！(唱散板)

一見狂徒怒氣發，

不該在桑園調戲咱。

在草堂拜別婆婆傷——(“抖頭”，下。)

秋 母 哎呀兒啊！你夫妻剛剛相會，你妻為了何事，
哭哭啼啼往後房去了！

秋 胡 哎呀，母親哪！你那兒媳想是去到後面自盡去
了。

秋 母 哎呀！(吓得險些栽倒在地，唱散板)

這才是平地烈火發。(下。)

秋 胡 哎呀！(接唱)

大不該在桑園調戲她。(下。)

第三場

〔罗敷上，进门。〕

罗 敷 且住：指望丈夫归来，夫妻团聚，誰知他把我当作下贱之人。也罢：待我拜謝婆婆养育之恩，寻个自尽了罢！（哭，唱散板）

远望草堂深拜定，

拜謝婆婆养育恩。（接唱“哭头”）

腰間解下絲罗带——（“扫头”，拴带自尽。）

〔秋母、秋胡同上。〕

秋 胡 母亲快走。（进门，救下罗敷。）

秋 母 媳妇醒来。

罗 敷 （唱小倒板）

三魂渺渺归阴府，（接唱散板）

七魄茫茫又还魂。

秋 母 且喜她醒过来了。

秋 胡 待我謝天謝地。

罗 敷 （接唱“哭头”）

猛然間睜开了昏迷眼——

喂呀，婆婆啊！（哭，接唱散板）

因何搭救兒的命殘生！

秋 胡 啊娘子，方才在桑园是卑人的不是，喏喏：还看在夫妻的情分哪。

罗 敷 哇！（唱流水）

我和你有什么夫妻分，

誰認你狼心狗肺人。

秋 胡 哈哈……

罗 敷 喂呀！（哭。）

秋 母 （唱流水）

一个喜来一个恨，

倒叫老身解不明。

回头我把媳婦問，

——从头說娘听！

罗 敷 婆婆听了！

秋 母 慢慢講来。

罗 敷 （唱二六）

狂徒打馬桑园进，

把我当作下賤人。

不想归家把孝尽，

反在桑园献了一錠馬蹄金。

〔秋胡向罗敷搖手，暗示不要講。〕

秋 母 你做什么？

罗 敷 （接唱）

因此回房寻自尽，

情願一死了此生。（哭。）

秋 母 哦！（唱流水）

听罢媳婦对我論，